



THE BLESSING OF ODIN

君子以泽 作品

奥汀的祝福



THE BLESSING OF ODIN

奥汀的祝福

君子以泽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奥汀的祝福: 全2册/君子以泽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3
ISBN 978-7-5404-7372-3

I. ①奥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0139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书·青春言情

AOTING DE ZHUFU

奥汀的祝福(全2册)

作者: 君子以泽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

监制: 毛闽峰 李娜

特约策划: 郑中莉

特约编辑: 谢晓梅

营销编辑: 刘菲菲 贾竹婷

封面设计: 熊琼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利锐

封面插画: 伊凡

内文插画: 君子以泽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mm×915mm 1/16

字 数: 590千字

印 张: 435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372-3

定 价: 59.80元(全2册)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Chapter 6

艾尔夫海姆

她看见大雪在空中交织成一片银白的网，零碎的雪花旋转而下。他抚摩着她的发，声音温柔却坚定。



从铁森林出来，黑纳林城外的巨人们都在篝火旁饮酒。除此之外，前来祝贺的精灵、侏儒和神族们也欢聚一堂。跟奥汀和弗丽嘉一样，洛基和安尔伯达并肩行走着，只不过安尔伯达挽着洛基的手臂，满面春风，弗丽嘉却站在奥汀身旁一米外，亦步亦趋，战战兢兢。两个人一旦有了不明不白的关系，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暧昧的味道。正当沉默一点点扼杀弗丽嘉的细胞时，洛基和安尔伯达端着两个巨大的牛角杯走了过来。

“真是惊喜，哥哥姐姐都来了。”洛基微笑着，将一个牛角杯递给奥汀，然后将另一个递给弗丽嘉，“不，是哥哥和嫂子都来了。”

“姐姐？”奥汀说。

“啊，是的。洛基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他那时候还只有这么大。”弗丽嘉比了个孩子的大小，眉开眼笑，“可爱得不得了。”

“确实，人家都这么说。”阿尔伯达瞥了一眼洛基，“虽然我觉得有些像姑娘，睫毛比我的还长。”

洛基看了看他们俩，眉宇间闪过一丝不快：“不说这个了，喝酒吧。”

“害羞了。”弗丽嘉原想戳他的脸，无奈二人身高差距过大，只能笑吟吟地戳了一下他的手臂，旁边的阿尔伯达也忍俊不禁。洛基倔强地别过头，眼中居然流露出类似羞愤的情绪。

“好了，别逗他了。”奥汀拍拍洛基的胳膊，“走，我们喝酒去。”

只剩下弗丽嘉和阿尔伯达两人。短暂的尴尬后，阿尔伯达友好地笑笑：“殿下和奥汀陛下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，他看你的眼神总是很不一样。”

“还好……”

弗丽嘉心中在叹息，这绝对是阿尔伯达的错觉。阿尔伯达的个子在巨人中并不算高，弗丽嘉依然需要抬头才能和她对视：“倒是这一回，你和洛基的关系似乎改善了很多。”

阿尔伯达摸了摸肚子，眼波温柔：“嗯，前两天才发现的，我们已经有宝宝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弗丽嘉满脸惊喜，“我居然要当姑姑了。洛基这小子动作这么快，肯定高兴死了。”

“不，他不高兴。”阿尔伯达摇摇头，颌首说道，“我告诉他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还说了很过分的话。从听说这个消息到一小时以前，他都没有正眼看我一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不喜欢我，和我结婚也不过是对母亲的妥协……”

“太过分了！”弗丽嘉打断她，“不管他是不是妥协，既然和你结

婚，就应该负起责任，对一个有了自己孩子的未婚妻，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？”

安尔伯达眼中有泪光闪烁，但没有多言。

没过多久，安适如常的奥汀和眼神涣散的洛基回来了。安尔伯达扶住洛基，问他怎样了。洛基推开她，自己靠在树上闭眼休息。奥汀说他酒量不错，就是年少轻狂，喝得太快，才变成这样。弗丽嘉拍拍他的脸，想把他叫醒，他却突然握住她的手，迷迷糊糊地望着她：“我觉得好难受。你带我到河边喝点水可以吗？一分钟，一分钟就好。”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心中的责备少了很多，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奥汀。

“带他去吧。”奥汀凑在她耳边悄声说，“洛基太年轻了，应该是怕安定下来。其实安尔伯达如果不逼这么紧，他可能会好受些。”

弗丽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向他投来写满问号的目光。看见她那样奇怪的眼神，奥汀轻轻一笑：“你是不是在想法子对付我？”

“我才没有。”她飞快地答道，搀着洛基往星空下的河边走去。

约顿海姆有很多悬空飞流，落下来多半都形成了蜿蜒的溪河。奥汀制造的星在深邃的夜空闪烁着，落在河面，潋滟的水光在二人的脸上微晃。洛基清醒了很多。他蹲下来，默默捧水在脸上擦拭。弗丽嘉在身后轻拍他的背，几缕发丝滑下，擦着他的脸颊。长而广袤的银河倒映在水面，其中有她美丽的容颜。他看着她水中的倒影，再挪不开视线。然后，他听见她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洛基，我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有的事还是要和你说一下。不管你是否喜欢安尔伯达，都要对人家负责。”

他看着水中凝望着自己的她，放下了手：“我可以娶她，但只想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生孩子。”

“但让她怀孕的人是谁呢？”察觉他哑然，她耐心地继续说道，“男人可以穷、可以丑、可以矮、可以不那么强壮，但一定要有责任感。那些东西你都有，唯独缺乏责任感。”

“如果我喜欢她，我会对她负责，我会对她比对任何人都好。”

弗丽嘉苦笑：“洛基，你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。维系婚姻的，并不只是爱情。”

洛基却根本听不进她的话，而是透过星空在水中的倒影，回忆起一些往事：那一年，他晚上睡不着，她抱着小小的自己坐在阳台上，抬头跟他一起数天上的星星。数到后面她睡着了，他还是呆呆地坐在她腿上……想到这里，他闭了闭眼睛，有些语无伦次：“我一直都觉得结婚很可怕，也觉得有了孩子就会彻底完蛋。其实我知道，现在无论做什么，都来不及……我会改的。”

“没有这么夸张。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”

曾经他梦见自己变得高高帅帅，亲手为她穿上新娘的白衣，与她一起走进礼堂。而如今，他还没有成年，她已经要嫁给别人了。有那么多话，再说不出口——对你来说，我只是一个弟弟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姐姐是整个世界。

过了很久，他只哽咽地说了一句话：“对不起，姐姐。”

洛基的话让弗丽嘉的情绪低落起来，他后面强调的“姐姐”，好像是他这一切任性与错误都要归咎到她身上。两个人并肩回去，一直无言。直到走到黑纳林城外，洛基才开口说：“只要我不离开安尔伯达就算对了吗？”

弗丽嘉笑了笑：“不仅如此，你还要对她好。就像你哥哥，他并不喜欢我，但对我还是很好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已经烦躁地在道旁的树上重击一拳。他恼怒地说：“他不喜欢你，你还跟他在一起？”

“是为了责任。”

还有，怎么也放不下的感情……如果奥汀也能像洛基这样爱憎分明，不再让人捉摸不定，不再有意无意地伤害她，那该多好。也不知是

为什么，原本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、小小的委屈，一到洛基面前就被放大。看着他青涩而漂亮的面容，她居然眼眶发红，赶紧低下头去。他却没有错过这一小小的细节，敏感地说：“他欺负你了？”

她用力摇头，岔开话题，聊起了约顿海姆的食物。洛基狐疑地看着她，听她说着无用的话，沉默地走在人群中。安尔伯达过来，一脸担忧地询问洛基怎么样。洛基看了一眼弗丽嘉，嘴角上扬了一下，笑得很不自然，又松懈下去。他跟着安尔伯达离开了。弗丽嘉绕过一棵参天古树，回到神族营地，进了房间，钻进被窝睡觉。迷迷糊糊中，她做了一个甜蜜的梦。梦中，她和奥汀坐在一个花园里，黑暗中处处是飞舞的金蝴蝶，他揽着她的肩，轻声说了许多的话。她听不清，却感到很幸福、很满足……然而，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从她上方传来：“起来。”

她皱了皱眉，头深深埋入枕头。但那个人又重复了一次。其实已经醒了大半，但害怕面对现实，她还是不肯睁开眼，往被子里缩了一些。他不再发话，把她的身子翻过来，直接解开她胸前的衣扣。她这才算彻底醒了，用力按住他的手：“你做什么？”她只能借着星光，隐约看见奥汀睫毛的侧影，全然不知他的神情。浓浓的酒味传达了他的醉意，他像没有听到一般，用膝盖强势地分开她的双腿，开始解她的腰带。她拼命退缩，用力推他：“奥汀，不要……”

“要不是看见你对洛基那样笑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的未婚妻可以如此温柔。”他揽住她的腰，把她往自己身前拉了一些，俯下身，不留任何空间地紧压着她，深深地吻她。衣服被一件件褪去，床上已是一片凌乱。在密集而激烈的吻下，弗丽嘉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出来：“你疯了吗？洛基比我小那么多，他根本就是孩子啊！”

奥汀抓住她的双手，气息紊乱，语气却异常冷静：“你对任何人都可以笑，唯独看见我就像看见了洪水猛兽，不是吗？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听不出丝毫情绪，但下身

紧密与她贴合，充满暗示地抵着她，手腕上突然加重的力量是一种警告，又是强忍的怒意。到这种时候，他还要如此束缚她，不给她一点温柔。为什么她可以善待所有人，唯独害怕他？因为害怕让他知道自己的感情，从此一败涂地。她张开嘴，内心矛盾挣扎，始终无法说出真实的想法。她不愿就这样成为爱情的奴仆，变成失去尊严和自我的女人。可是，她已经快要忍不下去……

死寂长久停滞在空气中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他紧握着她的手慢慢松开。奥汀坐起来，沉思了半晌，默默下床。她已不敢再看他，嘴唇颤抖，以自己都快听不到的声音说：“我不介意解除婚约。”随着他沉默时间的延长，她感到越来越深的不安。其实不怕他暴怒或者说自己是骗子，她最怕的是他点头，轻描淡写地说“那就解除吧”。所以，她很愿开口说点什么，却不敢再说一个字。

这时，房门被踹开，他们同时抬头。站在门口气喘吁吁的人是洛基。看着坐在床尾垂头不语的奥汀，还有床头蜷缩着身子，正匆忙整理衣衫的弗丽嘉，洛基二话不说，冲过去就在奥汀脸上打了一拳。弗丽嘉想过去拦他，又因为衣冠不整缩到了被子里去：“洛基！不是他的错，我们……我们只是有点小矛盾而已。”

洛基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他都这样了，你还帮他说话？”

奥汀擦了擦嘴唇，居然没有动怒：“洛基，你出去。”

“你这样对待她，却要我视而不见？”

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，洛基的瞳孔变作鲜红，头发也如燃烧的烈火般浮起。他攥紧被火焰包围的拳头，又一次朝着奥汀的脸上打去。这一拳绝对和之前不一样。弗丽嘉慌乱地扑过去，想要拉开奥汀：“不要——”奥汀虽然不如洛基高大，却轻轻松松地接住他的手，像管教乱打人的小孩子般，把他往旁边推去：“我不想打伤你，出去。”

洛基更加气恼，眯着眼，手心燃烧着火焰，开始念魔法咒文。然

而，所有的力量和愤然都在弗丽嘉如鹦鹉般重复话语中熄灭：“洛基，你出去。”

他眼中露出满满的委屈：“姐姐，可是他……”

“我说了这只是小矛盾。这是我们的事，和你没有关系。”弗丽嘉扬了扬下巴，对着门口，“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我再去看你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明明告诉我你们之间只有责任，没有感情的。”

听到洛基这句话，奥汀冷冷地看了弗丽嘉一眼。弗丽嘉心中一凉，对洛基说：“今天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全忘了？你现在应该在阿尔伯达的身边。回去，有事明天再说。”

洛基本想多说几句，却从未见过她如此声色俱厉的模样。他握紧拳头，不甘地退出去。随后，奥汀坐回原位。更加尴尬的气氛将他们包围。她快速挪到奥汀身边，捧住他的脸，想问他是不是很疼。奥汀却躲开了她。她顿了顿，轻轻收回手：“我去叫人帮你疗伤……”

她快速而沉默地穿衣服，却听见他低低地说：“你是不是还打算告诉他，我们连床都没有上过？”他站起来，赌气般朝门口走去。她双目无神地看着地面，自嘲地说道：“可是，你对我确实只有责任，不是吗？”

奥汀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次日，阿西尔神族踏上了回神界的道路。弗丽嘉没能在洛基起床前向他道别，于是留下一封信，向他解释清楚前一夜的事并道歉。约顿海姆和阿斯加德之间的距离，占了九大世界纵向的一半，就算骑龙也需要很长时间。弗丽嘉依然和奥汀共骑，但在两人无言的情况下，回去的时间似乎比来时更加漫长。到了艾尔夫海姆，天已经黑下来。奥汀决定在这里留宿一夜，次日再出发。巧合的是，这一日刚好是艾尔夫海姆的女神节。弗丽嘉站在世界之树下时，也刚好是宣布女神名字的一刻。更巧的是，女神和勇士居然是西芙和提尔。西芙依偎在提尔怀里，拿着才定为女神节新奖品的金苹果，笑容腻得跟甘松油似的。看着摇摆不定了那

么多年的西芙，弗丽嘉也不确定她这回是否就跟定了提尔。但显然站在树下同望高空的索尔比她悲观得多，眼中已经透出一抹灰色。她很想去安慰索尔几句，但刚一抬头，就看到了站在河岸边的奥汀。艾尔夫海姆的冬天很冷，大雪片片飘落，温度之低，堪比冰之国。奥汀披上雪狼皮大氅，抬头望了一眼树顶的情景，又垂下头看着脚底的积冰出神，呼出浓浓白雾。她小跑过去，但是奥汀一看见她就掉头走掉。她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呼唤：“奥汀。”

见他停下来，她对着他的背影无助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？”

他并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回头看着她的双眼：“为什么这么问？”

“因为我想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想知道？”

“我就是想知道。”也不知道是不是寒冷反而给了她勇气，她抓紧衣角，“我想了一晚上都没弄明白你为什么生气，为洛基生气，更是毫无道理。唯一的理由，大概是你后悔说要娶我，想做一些事让我知难而退……”

“嗯，说的没错。我很讨厌你，知难而退吧。”他转身就走。

“等等！”她快步跑上去，“不……不要敷衍我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。”

奥汀又停下脚步：“为什么重要？”

“就是很重要。”

他这回干脆连回答都省了，直接往前走。她加快脚步跑过去，但腿长和他的差距太大，赶得太急，几次都差点跌倒在冰原上。终于，她冲到他的面前，拦住他的去路：“因为我喜欢你。”

说得很小声，寒风几乎立刻将这句话卷入风雪。不知奥汀是没有听见，还是对这个答案不屑一顾，从头至尾，他都只是静静地看着她。她

以为他没有听到，正哆嗦着准备重复一次，他才轻声说：“所以？”

她怔了怔，开始害怕，拦住他的手也尴尬地收了回去：“所以，我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……如果讨厌，那我就再也不喜欢你了。”

“既然可以决定自己的感情，那就不要喜欢吧。”

怎么都没想到，他的答案竟然是这样的。她被打击得连反击的力气都没有，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。奥汀却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态度还是很强硬：“哭什么？还没有闹够是不是？”她哭得更厉害了，只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而他居然就站在那里看她哭，没有安慰，也没有离开：

“你不是厉害得很吗？父亲有了生命危险，不找我帮忙，反倒跑去让人骗。让人骗就算了，还一直不告诉我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”

她抬起头，懵懂地看着他：“让人骗？谁骗我了？”

“海姆达尔。救你父亲的人不是他。”

她倒抽一口气：“什么？那……那是谁啊？”看奥汀一副看见笨蛋的模样，她缓缓眨了眨眼睛，任泪水落下，结成冰，“难道……是你？”

他还是不回话，只是望着天空，长长地叹出一口冰雾。她像小孩子一样用袖子擦拭眼泪，说话口齿不清：“奥汀，谢谢你。虽然你不喜欢我，但是，我真的很感激你……”

“我喜不喜欢你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”

她偷偷抬头看了看他。他似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大雪中，茸茸的雪瓣是苍白的萤火虫，团团落下，停留在他的发间、睫毛上、肩上。分明是温柔的雪，他的眼神却让她更加委屈了：“我要清楚就不会问你了啊。”

“那你前天为什么不问？”

“前天？”

“有心思装睡，都没心思睁开眼问一下我为什么要吻你吗？”

被揭穿这么窘的事，没有力气哭下去，她别扭地扭扭脖子，想了半

天，抬头继续说：“好吧，我承认是我的错，可是你也不能……”

他突然抱住她，用双唇堵住了她后面的话。时间、整个世界，就连心跳，都在这一瞬停止。他紧紧地抱着她，大提琴般的嗓音在风雪中响起：“以前说的很多理由全是借口。不论是打算娶你，还是和你发生关系，都是因为我想这么做。”

她抬头，呆呆地看着他，用猫儿般的声音细微地叫了一声“奥汀”。她看见大雪在空中交织成一片银白的网，零碎的雪花旋转而下。他抚摩着她的发，声音温柔却坚定：“回去以后，立刻结婚吧。”

弗丽嘉差点再度涌出眼泪。她激动地搂住奥汀的脖子，热情主动地狂吻他，但在他打算强势回应时，又狡猾地躲开。她与他久久拥抱，在他光滑的颈项肌肤上轻蹭：“太好了，你不打算卖掉我了？”

奥汀觉得有些莫名，开始回想是不是说过让她误解的话，可什么都想不起来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”

她却牛头不对马嘴地说道：“奥汀，你真的喜欢我？”

看着她闪亮的大眼睛，奥汀叹息一声，随后挑衅地看着她：“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要你说出来。”

“我说不出口，只能补偿你了。”

“怎么补偿？”

“勉强让你给我生个宝宝吧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不想要孩子吗？”

“想要……”

“那不就行了。”

她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只好慢吞吞地点头。虽然知道有些不对劲，但怎么都想不出来是哪里不对劲……

与此同时，世界之树上，幸福壁人的粉红泡泡被突如其来的雷神劈裂。索尔把西芙拽到一旁，想要带她走。西芙先是客套而带着歉意地推托，到后面索尔开始说提尔人品不好，她恼羞成怒，扔下一句话：“不管人品，提尔一晚上十二次，你可以吗？”

索尔吃惊了很久，然后古怪地笑道：“一次五分钟吗？”

“你又开始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了吗？”

“你只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太久没见，快一些……也正常。”

“是吗？可惜那次以后，我对你就再也没想法了。”

索尔脸色铁青，声音颤抖：“西芙，我究竟是做了什么，让你这样讨厌我？”

“因为你太腻歪，一点不干脆，一点男人味都没有。”西芙不再看索尔，奔向提尔，沉沦在旧情复燃的激情中。

回到阿斯加德后，弗丽嘉连续受惊了很多次。

第一次是在雾海之宫。在奥汀那里连续住了几日，他虽然偶尔会搂一搂她的肩，搂着她一起看她根本看不懂的书，但一直没有碰她。几日后，他带着她去了神后的宫殿。她正依依不舍地打算向他做分居道别，却看见宏大堪比英灵神殿、美丽堪比空中祭坛的大殿内部以及后院中飞舞的金蝴蝶。她在口头上又输得一塌糊涂，但晚上还是偷偷溜去了他那里。那一夜奥汀其实很忙，也不曾想过弗丽嘉这么黏人，几次都忍不住想要用特别的方法让她倒下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让她蹭了几个小时。

第二次是在比罗弗斯特彩虹桥旁。弗丽嘉远远地就看见一个粉色的身影。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一个穿着粉红色心形露乳装、心形紧身短裤，头上只剩下三绺金发的男人。初初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她几乎吐了，但很快发现他的脸和海姆达尔长得一模一样。她飞奔到正在忙公务的奥汀身边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奥汀头也没抬，快速地在一份文书上签了字：“那是海姆达尔。”

“真的？他……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？”

“我只是拿走了他的兵权，让他剃了光头。其他都是西芙设计的。”

不，你还让他用胸肌挤出乳沟，站在人来人往的虹桥门口当看桥人——面对认真工作的阿斯加德帝王，她到底没能把这些话说出来。

第三次是在祭坛外沿。她带领三名侍女去进行每日的祈福与施善，但不小心崴了脚。她痛得冷汗直流，别说走路和瞬移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多事的弗拉跑去找到了奥汀，还硬把他带来。奥汀二话不说，蹲下去就把她背起来，往回赶去。弗丽嘉一直说穿裙子背起来很难看，他听不见。最后她也意识到自己话多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搂住他的脖子，亲密地贴着他漆黑的发：“其实我知道，你是温柔的人。”

“嗯。”他轻轻答道。

她偷偷地笑着，觉得整颗心都暖暖的。可惜，当天晚上她就知道自己说的话大错特错。接受过弗雷的治疗，她不能动弹，正准备躺下睡觉，一直期待但是没有发生的事，突然发生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朝阳从窗帘间漏出一道光线，她在睡梦中翻了个身，却抱住身后赤裸的身体。接着，一个与本人气质极度不符合的热情的吻落下，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她很快发现，自己的身体比头脑苏醒得要快得多。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，又被吃掉一回。随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以往那个充满征服欲与控制欲的男人逐渐消失，他大概都没有留意到自己有多投入。而他煽情而动听的喘息声往往会让她忘记体力的透支……

第四次是在婚礼前几日。如果说弗丽嘉每天生活在蜂蜜般的负担中，那西芙就生活在暴雨来临前的狂风中。这位自恋的女神曾经昂首挺胸地扬言：“别看我长得漂亮，对男人却不挑。只有两件事我完全无法忍受：第一，被男人抽耳光；第二，男人出轨。”西芙一直认为，浓密的毛发、过分夸张的肌肉、不爱干净，甚至狐臭、脚臭、汗臭，都是男人的特征，只要在自己能活下来的情况下，这些毛病都是可以忍受的。

何况提尔还没有这些特征。他是战神，身材却并不过分彪悍，只要一看到他结实的胳膊和胸前几乎无法窥见的淡金绒毛，她就会变成巨大磁铁旁拼命挣扎的小图钉，旋转几圈后，便不争气地飞扑过去。

和提尔的和好是她本世纪最绮丽的梦境，弗丽嘉却残忍地打碎了它。那天，奥汀、提尔、弗雷和一群男神一起去阿斯加德北方的凤凰森林打猎。本来是一群男人的活动，但看见穿着白色长袍整理金线的弗丽嘉，一向反感别人拖后腿的奥汀居然带着她一起去了。虽说她在身边，他打猎却毫不含糊，一口气拿下了几只苍鹰、两头野豹、一条幼龙。而提尔拿下了一个精灵神族混血的异族风情美女，与她亲密得难舍难分。关键时刻，西芙的侍女突然出现在凤凰森林。提尔立刻和美女分开。侍女含羞而来，递给提尔一件厚厚的外套和一个菜篮子。

“西芙殿下让我给您送菜来。”她揉了揉外套，小声地说，“这是我自己带来的……”

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，那张青涩年轻的脸上带着一些期待，逐渐发红。提尔客套地接过东西，只是给了她温和的道谢。侍女眼中透着失望，但也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。弗丽嘉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。直到黄昏时分，所有人休息整顿准备返回阿斯加德，她看见侍女从提尔的帐篷里出来，还慌乱地系上裙带，彻底蒙了。刚好弗雷走过，她语无伦次地说提尔和侍女的事，弗雷说：“他们俩不是早勾搭上了吗？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西芙不知道而已。”

“难道就没有人指明这是错的？”

“这是错的吗？很多男神都如此。”

“那……奥汀呢？”

陛下倒是没有——这句话弗雷没有说出来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陛下是神界的最高统治者，压力必然很大。在感情和身体上，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地让他得到满足。既然即将成为神后，您也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。”

这句话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弗丽嘉摇摇晃晃地走回帐篷，颤抖着说：“说，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”

奥汀原本在擦拭永恒之枪，被她这么一说，有些迷惑，只是看着她，试图从她的表情中寻找答案。她无力地坐在床脚，脸埋进双膝：“果然有。”

“弗丽嘉？”他放下枪朝她走去，蹲下身，拍拍她的肩，“谁又跟你胡说了？”

“浑身都是野兽的腥臭味，不要靠近我。”弗丽嘉转过身去。

“我根本没碰过猎物——”

“我可以忍受你的臭脾气，但无法忍受你和别的女人乱来。”

奥汀微微一愣，很快猜到她听到了怎样的劝诫。他将她抱起来，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，俨然说：“对男人来说，没有征服欲就等于没了雄心壮志。所以，征服大片领土的男人，也往往会征服大量的女人。弗丽嘉，你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根本不敢相信他连撒谎骗自己的力气都省了，如此直接又残酷。她脸色苍白，说：“那我不跟你结婚了。”

“你忘记我们是为了什么才结婚的吗？”

她更沮丧了。再说，她现在已经无法离开他。她的头沉沉地耷拉下去：“弗雷说，要尽可能地让你在感情和身体上都得到满足……”听见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她终于再也无法忍耐，抬头挺胸地朝他宣战：“奥汀，你最好见好就收。我现在这样忍着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哪天我忍不了了，也就是彻底不喜欢你的时候！”

奥汀端起红茶喝了一口，好整以暇地微笑着：“说吧，你哪天忍不了？”

她提了一口气：“我哪天……都忍得了。”

他抚摩着她的背脊，感觉到她身体微颤，又觉得有些心疼。不过，她居